蜀山劍俠傳/12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二三回　惡計毀仙山 巧語花言謀蕩女　對枰凌絕巘 玄機妙用警淫娃

下一回▶

金蟬、石生跪送妙一真人走後，俱代莊易心喜，搶着問長問短。各自稱道了一陣師父恩德，又觀賞了一些眼前奇景，纔一同駕起劍光，徑往峨眉凝碧崖飛去。飛行迅速，沒有多時，便離峨眉不遠。正行之間，忽見兩道青光，從天邊由西往東南一閃即逝。金蟬認得那兩道劍光雖是異教，卻已得了峨眉傳授。揣看來路，正從峨眉方面飛起，疑是凝碧崖新入門不久的同門，不知有甚急事飛得那般快法，偏又相隔大遠，不及追上前去詢問，祇得作罷。一路尋思，眼看快到凝碧崖上空，倏地又見一道紫光、一道青光沖霄直上，定睛一看，正是英瓊、若蘭二人。連忙迎上前去，未及開言，英瓊首先搶問：「來時路上可曾看見寒萼與司徒平二人去向？」金蟬答道：「我倒未見二人，祇看見兩道青光，像是本門中人，由此往東南天際飛去。難道山中又發生了甚麼急事？」英瓊忙對若蘭道：「你猜得對，他二人定是迴轉紫玲谷去了。我們趕快追去。」金蟬還要追問究竟，英瓊急道：「這沒你的事，祇是她姊妹鬧點閒氣，我們要去追他們回來。你先回仙府，等我們將人追回再談吧。」說罷，也不俟金蟬答言，匆匆拉了若蘭，同駕劍光沖霄而去。金蟬見二人飛行已遠，便帶了石生、莊易往下降落。剛要着地，又見神鵰佛奴在前，秦紫玲駕着那隻獨角神鷲在後，迎面而來，紫玲在神鷲背上，祇朝金蟬等三人笑着點了點頭，便即往空飛去。金蟬降落下去一看，崖前靜悄悄的，祇有袁星站在仙籟頂飛瀑底下，掬水爲戲。見了金蟬，跪下行禮。金蟬便問：「他們都往哪裏去了？」袁星躬身答道：「各位仙姑和新來幾位大仙，都在太元洞內商量事呢。」金蟬聞言，慌忙同了石生、莊易，

直往太元洞前跑去。

石、莊二人見這凝碧崖果然是洞天福地，仙景無邊，俱都驚喜非常。因爲金蟬催促快走，不暇細細賞玩，一同進洞。一看正中石室內坐定的除了齊靈雲、周輕雲、朱文、嚴人英、吳文琪、裘芷仙等原有諸同門外，還有好多位男女同門，也有認得的，也有未見過的。祇餘、楊二人與南姑的兄弟虎兒不在洞中。靈雲見金蟬成功迴轉，甚是心喜。金蟬等三人與大家彼此見禮，略一敘談，纔知余英男自英瓊等取來溫玉，日服仙藥，業已復原。妙一夫人日前曾回山一行，南姑已蒙恩收歸門下，昨日纔回了九華。這些新到的同門，皆爲重陽盛會在即，久慕仙府奇景，又急與久別諸同門相見，所以先期趕來團聚。還有多人，有的尚未得到傳諭，有的因事羈身，有的已經得了師長傳諭尚在途中，不久都將陸續到齊。目前已到的，除了風雷洞髯仙門下的石奇、趙燕兒，因洞府毀於妖氣，奉命移居凝碧崖外，遠客計有岷山萬松嶺朝天觀水鏡道人的門徒神眼邱林，青城山金鞭崖矮叟朱梅的弟子紀登和陶鈞，昆明開元寺哈哈僧元覺禪師的弟子鐵沙彌悟修，以及前在風火道人吳元智門下的七星手施林、靈和居士徐祥鵝。一個個都是仙風道骨，氣宇不凡。

金蟬原有一肚子的話想問，因見靈雲把大家聚在這平時準備朝參師長的中間石室以內談話，必有要事商議，祇得勉強忍住。一眼看見朱文獨自一人坐在離門最近的一個石墩之上，默默不語。近旁不遠，恰巧空着一個位子，便搭訕着走了過去。靈雲正在說話，看了他一眼，金蟬也未在意。一落座，便悄問朱文：「妖人圍山何時已解？紫玲姊妹因何淘氣？可有英瓊、若蘭在內？司徒平又是何時回山？爲何也與寒萼同行？」一連問了好些。朱文祇把嘴朝着靈雲努了努，一言不發。金蟬見連問數次，朱文俱不答理，一賭氣把頭轉向一邊，身子往旁一偏，將石生招了過來，坐到一起。

二人剛坐下，猛聽靈雲道：「諸位師兄師弟師妹，昨日掌教夫人臨走前，說秦家姊妹現有災難，曾留下柬帖一封，吩咐到時開看。不想她姊妹今晨因小事反目，寒萼師妹年幼無知，竟不惜干犯戒條，挾制司徒師弟私自離山他去。因見李、申兩師妹大難已完，命她們追去當無妨礙。偏偏紫玲師妹又因爲求好過切，非要親自前去將他二人追回處罰不可。此次開山盛會不比尋常，本派長幼同門，非經掌教師尊特許，屆時不準不到。如今端陽期近，誤了盛會，不但寒萼師妹喫罪不起，就連愚妹也負有平日失於糾察之責。秦氏姊妹乃有功之人，更不忍見她們受難受災。適纔拜觀掌教夫人柬帖，纔知她姊妹因在青螺峪用白眉針傷了藏靈子門人師文恭，此番回山，無心與藏靈子相遇，該有十六日險難，稍一救援不及，便遭慘禍。尤其是八月中秋，便是她母親寶相夫人脫劫之時，更不可誤卻這千載一時的良機。此事除怪叫花淩真人，不能解圍。現奉掌教夫人之命，着愚

妹借送還九天元陽尺爲名，前往青螺峪邀請淩真人出山相救，就便送于建、楊成志二人前往學道。事有周折，即時便要起程。祇是這凝碧崖仙府，先前因掌教師尊及各前輩師伯叔均不在此，掌教師尊原住的峨眉丹雲嶂全真洞，又因簡冰如師伯超劫在即，用風雷將洞封鎖，面壁靜修，不能來此主持，掌教師尊纔命愚妹暫時看守。當時仙府新闢，異派不知底細，崖頂又有師祖靈符封鎖，無人前來侵擾。自從飛雷捷徑打通，便引起了妖人異教的覬覦。先是陰素棠門下孫凌波，幾次前來尋釁。接着便是施龍姑等勾引了華山派門下一干妖孽，圍困本山，目前雖然妖氛已解，這些漏網餘孽豈肯就此甘休？難保不在掌教真人回山以前，乘隙前來侵犯。防守仙府，責任重大。難得各位同門日內俱要到來，不比以前勢太孤單。不過暫時還須有個主持，以免有事發生之時，失去通盤籌算。按照入門先後和道力深淺，自以紀師兄爲第一，意欲請紀師兄代愚妹統率一切，便不虞有失了。」

峨眉門下，班次之分甚嚴，靈雲雖不算最長，因奉師命，義無多讓。既有要事他去，論道行班次，均以紀登爲長，自然不便推卻，祇口頭上略致謙辭，便接受下來。靈雲又命南姑去將於、楊二人喚來，說帶他二人前往青螺峪。楊成志自從驚了肉芝，連次惹禍，自知不得衆心，巴不得離此他去。于建卻是萬分不願離開仙府，但是又不敢違拗，眼望南姑等人，露出十分依戀，恨不得都代他求說幾句。南姑知于建同去，靈雲原另有作用；再說，自己泥菩薩過江，好容易纔得保全，哪敢再管別人閒事。祇好裝作不解，將頭偏過一旁，兀自覺心裏酸酸的。朱文素來口快，見於建這般情景，方要開言，靈雲看了她一眼，也就住口。當下靈雲略微分派，又囑咐朱文、金蟬，好好在洞中聽從紀師兄吩咐，不要離開。然後帶了于、楊二人，用遁法直往青螺峪飛去。

靈雲走後，大家略談了一陣，均各自便。人英帶了莊易，往洞外去觀賞仙景。金蟬拉了石生，徑去尋了朱文、輕雲二人，追問別後之事。原來施龍姑和陰素棠的弟子孫凌波本是死黨，自從二人看中石奇，前往飛雷洞尋釁，結果羊肉未喫成，鬧了一身臊，孫凌波身遭慘死，自己也幾乎送了性命，本就懷恨在心。偏巧陰素棠趕到雲邊舊府時，她兩個心愛門人已被峨眉門下鐵沙彌悟修、七星手施林、靈和居士徐祥鵝等殺死。仇人業已遠颺，枉自忿怒。迴轉棗花崖，見孫凌波與余英男俱都不在。唐采珍還不知孫凌波已死，祇說余英男乘孫凌波出門逃走，孫凌波回來去追，未追上，隔日又找她的好友施龍姑，前往峨眉飛雷洞，從此一去不歸等語。陰素棠聞言大驚，暗忖：「那風雷洞是峨眉派髯仙李元化的洞府，她二人怎敢冒險深入虎穴？」知徒莫若師，算準孫、施二人到飛雷洞去，絕非尋常採藥訪友，必有所爲。又看出唐采珍胸前雙乳隆起，秀眉含潤，媚目流波，顰眸之間春情溢露，哪裏是一個處女？便再三喝問真情。唐采珍年幼膽小，禁不住陰素

棠威嚇，祇得哭着說出孫凌波平時行爲，怎樣和姓韓的少年藏在洞內淫樂。末後又看中了風雷洞一個道童，頭一次已將那道童攝來，因值師父回山，被那道童乘機遁脫。二次又去擒那道童，那姓韓的便乘她不在，強將自己姦污。同時還想強姦英男，被英男用劍將他殺死，恐孫凌波回來不饒，纔行逃走。最後一次，孫、施二人同往風雷洞，也是爲了那道童纔去的等實話，一一說出。陰素棠免不得責罵了唐采珍一頓。情知孫凌波最後前去，必遇峨眉主要人物，說不定已喪了性命。雖恨她膽大，瞞着自己行事，到底多年師徒之情；又是一個得寵得力的門人，心中不免難過。尤其是峨眉門下欺人太甚，就在這一二月之間，竟連傷自己好幾個愛徒。孫凌波如僥倖不死，還可緩圖；如已死在敵人之手，再不給她報仇，豈不於自己面上也太下不去？雖知敵人勢盛，也就顧不得了。想到這裏，決計去見施龍姑，問明真相和孫凌波的生死存亡，再作計較。便將棗花崖洞府封銷，留下唐采珍，獨自一人趕到姑婆嶺。

到了施龍姑洞前，忽聽頭上有破空的聲音，兩道半青不白的光華如太白經天，直往洞中飛去。陰素棠現在雖然失足，走入邪道，畢竟出身崑崙正派，除了自己多行不義外，對於各派邪正，分別頗清，這時看出來人是華山派中能手。暗忖：「施龍姑既嫁給了熊血兒，難道就不知道輕重利害？背了藏靈子師徒，偷偷摸摸已是不可，怎便大招大攬，連華山派這一干色魔也延納了來？自己和藏靈子交誼頗厚，施龍姑行爲不檢，未必不是自己徒弟的勾引。那華山派中的史南溪，又曾傷害過自己的情人赤城子，萬一狹路相逢，豈非不便？」正在欲前又卻，躊躇不定，忽聽有男女笑語之聲由洞中傳出。連忙將身閃過一旁，待要避開，已是不及。那出來的幾個男女，內中有兩個女的：一個是施龍姑，一個是魔教中有名的勾魂奼女李四姑。還有三個男的，正是華山派幾個魔君：史南溪、陰陽臉子吳鳳、兔兒神倪均。一出洞便由施龍姑爲首，搶上前來拜見。餘人也隨着打了問訊。陰素棠見了史南溪，心中自是萬分痛恨。那史南溪卻如沒事人一般，一張紅臉笑嘻嘻地獻殷勤，鬧得陰素棠反倒不便發作。見孫凌波沒有出來，已知凶多吉少，方要詢問，施龍姑已恭請入洞再談。陰素棠既已現身，當然不能拒絕，祇得由施龍姑陪了一同入洞。剛得落座，施龍姑便含淚將孫凌波怎樣在飛雷洞前身遭慘死，自己同李四姑若非見機得早，也步了她的後塵等經過情形，說了一個詳細。

原來施龍姑自從飛雷洞前漏網逃脫，歸途路上，勾魂奼女李四姑遇見舊好陰陽臉子吳鳳，便約他相助報仇。纔知毒龍尊者師弟史南溪，因年來浮蕩，沒有歸宿，也沒有創立甚麼門戶。烈火祖師和他至交莫逆，便勸他和自己做一黨，一同管領華山派，以圖增厚勢力。史南溪加入了華山派以後，愈發聲勢赫赫，無惡不作。李四姑與他原是舊好，已有多年不見，便請吳鳳去將史南溪約來，得便尋幾個助手，好報峨眉之仇。吳鳳去了沒有多日，

果然將史南溪約到。史南溪本是色中餓鬼，最善採補之術，與李四姑敘舊，自不必說。李四姑嫌一人分身不開，連施龍姑也一起拉了下水，四人兩對，更番淫樂了些日，纔互商報仇之策。史南溪略知峨眉虛實，便說道：「現在峨眉雖是幾個後輩在彼，但是前洞凝碧崖頂有長眉真人封鎖，不易攻進。既然他們將後洞打通，縱有幾個小輩防守，也未必是我們對手。報仇還在其次，那凝碧崖洞中，還有長眉真人遺藏的許多靈藥異寶，九華肉芝也移植在內，我們如能攻進去，不但報了仇，掃了他們的臉，還得了那些好東西，助我們增長道力，真是一件美事。日前聽說，峨眉派重陽前後，要在凝碧崖太元洞召集長幼同門，開開山大會，那時他等人多勢衆，去也徒勞。最好趁他們在東海採藥煉丹，不能分身之時前去，要容易得多。不過我們的人還嫌少些，那羣小輩的道力雖是不濟，幾口劍皆非凡品。孫凌波前次失利，便是喫了人少的虧。烈火道兄和他師弟兔兒神倪均，煉了一個都天烈火仙陣，厲害非凡，不論仙凡，一入陣裏，便被風雷所化。任是一等仙山，受風雷攻打，不消數日，也成灰燼。現在去尋他對付幾個小輩，雖說有點小題大做，不過那陣原爲峨眉這羣業障而設，先去消滅他們的根本重地，也未嘗不是善策。且待我前去和他商量一番。」當下便別了龍姑等三人，徑往華山，一問方知烈火祖師已往陷空島有事，須要年底纔回。且喜兔兒神倪均和那陣圖法寶，俱在山中。彼此一商量，割雞焉用牛刀，既然陣圖法寶都在，何必要烈火祖師親去。便寫了十幾封柬帖，吩咐門人去約請幫手，自己同倪均先在棗花崖相候。

史南溪眼光何等精靈，一眼便看見下面洞門前站定的陰素棠，想起以前劍傷赤城子之事，不便上前相見。自己又想了一個主意，便搶在陰素棠前頭入洞，對施、李二女說了大概，吩咐如此如彼，千萬不可將陰素棠放走。然後一同出來，將陰素棠接進洞內，說完許多經過，又請陰素棠加入相助。陰素棠對報仇自是十分願意，但心裏還是記着史南溪前仇，祇管唯唯否否，未下肯定答詞。一面又看四人親暱情形，不住拿話去點醒龍姑，意思說她不要如此明目張膽胡爲，藏靈子師徒不是好惹的。誰知施龍姑已爲史南溪等淫魔邪術所迷，聞言強笑道：「血兒他不顧我，把我一人冷冷清清地丟在此地。以前幾次要拜他師父的門，學些本領道術，想是他師父嫌我資質太低，不堪教訓，始終沒有答應。這次在峨眉喫了多人的虧，差點送了性命。事後思量，皆是自己道行不濟之故，非常害怕。現在我和李四姑都拜在烈火祖師門下，靜等祖師回山，就行拜師之禮了。」

陰素棠聞言，便猜龍姑因爲貪淫，又恐後患，竟至毅然不顧一切，背叛丈夫，投身到華山派門下。知她將來必無好結果，錯已鑄成，無可再說。至於尋峨眉派報仇之事，這些淫魔前去，果能如願，更省得自己費事。否則等他們失敗回來，自己再廣尋能人爲後助，設法報仇，也免得沾他們的光。此時正好坐山觀虎鬥，人已死了，報仇何在早晚？自己

羽毛未豐以前，何苦隨着他人去蹚渾水？想到這裏，便推卻道：「孽徒慘死，原該爲她報仇，但眼下峨眉勢盛，非一人之力所能成就，原想俟諸異日。難得諸位道友與龍姑同仇敵愾，又有都天烈火大陣，不患不能成功。我道力有限，對於此陣奧妙，莫測高深，有我不多，無我不少。近在山中煉了一樣法寶，也是爲了報仇之用，如今尚未煉成，意欲向諸位道友告辭回山，俟有用我之處，再來如何？」兔兒神倪均道：「仙姑這話奇了，我等原因龍姑相約，爲報令徒之仇而來，仙姑本是主體，怎會置身事外？令人不解。」衆妖人又再三從旁婉勸，說得陰素棠無話可答，祇得應允。最後仍說山中有事，法寶也未隨身，決定屆時赴約。又座談了一會兒，纔行辭去。一路暗想：「久聞史南溪這個惡道性如烈火，怎麼今日幾次給他難堪，他都始終和顏悅色地對答，情意殷殷？莫非他後悔傷害赤城子，又不便明和自己道歉，特意和自己殷勤，釋嫌修好？也未可知。」又想起孫凌波隨自己多年的師徒情意，既有這種現成的時機，還是先報殺徒之仇再說。主意定後，便往棗花崖飛去。

陰素棠原也是崑崙派中健者，祇爲一時情慾未盡，與赤城子有了苟且行爲，被衆同門逐出教外，一賭氣想和赤城子另創新派，爭回顏面。經營多年，不但沒有成效，近來又遭失意之事。如就此知難而退，她除平時淫行外，尚無別的大惡，一時也不致便伏天誅。偏偏遇上孫、施兩個淫女往峨眉闖禍，把她引入漩渦。起初不願和仇人共事，主意本打得不錯，何曾想到史南溪陰險淫兇，心存叵測，別有深意。這次同犯峨眉，便種下惡因，鬧得身敗名裂，萬劫不復，此是後話。

再說史南溪知陰素棠也非弱者，就此引她入港，說不定還討個沒趣。見她執意要先回山，祇好欲擒先縱，放鬆一下，龍姑此時已無所忌憚，異日熊血兒不知更好，祇須等他回時，略避一些形迹；如若事情敗露，好在有華山派作爲護符，索性公然與他決裂，省得長年守這活寡。等陰素棠走後，三男二女五個淫魔，又會開無遮，任情淫樂起來。

過沒三日，約請的人陸續來到，除了華山派門下的百靈女朱鳳仙、鬼影兒蕭龍子、鐵背頭陀伍祿外，還有昔日曾在北海無定島陷空老祖門下的長臂神魔鄭元規。那鄭元規自從犯了陷空老祖的戒條，本要追回飛劍法寶，將他處死，多虧他大師兄靈威叟再三求情，又給他偷偷送信，纔得逃走。自知師父戒律素嚴，早晚遇上，還是難討公道，便投奔到百蠻山陰赤身寨五毒天王列霸多門下。逃走時節，又偷了他師父許多靈丹仙藥，害得靈威叟爲他在北海面壁罰跪三年，自己卻得逍遙事外。那列霸多是個蠻族，自幼生着一身逆鱗，滿口獠牙，本就無惡不作，自從得了鄭元規，愈發同惡相濟。因見各派俱在收羅門人，光大門戶，也想把那赤身邪教開創到中土來，便命鄭元規到崆峒山創立赤身教。

他與史南溪等都是極惡淫兇一流，平時情感甚密。這次史南溪侵犯峨眉，派人前去請他。他聽來人說起峨眉凝碧崖有許多美女，已是動心；何況還有那千年難遇的肉芝，更是令他垂涎不已，一接信便趕了來。見面略一商量，仍然公推史南溪主持一切。因爲還有約請未到的人，定在第五日子正去襲峨眉後洞，能偷偷進去更好，如果敵人有了準備，便用都天烈火大陣將凝碧崖包圍，強逼敵人獻了肉芝降順；否則便豁出肉芝不要，將敵人根本重地化成灰燼。主意打定，一面着施龍姑去與陰素棠送信，一面又同一干妖人就在姑婆嶺前演習陣法。一個個興高采烈，靜等到時行事。不提。

且說施龍姑到棗花崖見了陰素棠，說明經過。陰素棠知她執迷不悟，不好再勸。心中究竟還是恨着史南溪，不願立刻就去，推說再有三四日，法寶纔能煉好，請上覆史道友，準定在期前趕到便了。龍姑辭別回去，行到離姑婆嶺不遠，見自己洞前一片暗赤光彩，殺氣騰騰，千百道火線似紅蛇亂飛亂竄，知是史南溪等在演習陣法。正要催動劍光前進，忽然一眼瞥見離姑婆嶺還有三十餘里的一座高峰絕頂上，有兩個人在那裏對坐。暗想：「那座峰上豐下銳，高出左近許多峰巒之上，似一根倒生着的石筍挺立半空。上面除了有些奇石怪松外，漫說是人，連鳥獸也難飛渡。峰的上半截，終年雲霧包沒，時常看不見全身。今日雖然天氣晴明，罡風甚大，尋常修道的人也不會上去盤桓，這兩個人來頭想必不小。現在各道友正在姑婆嶺練法，莫要把機密被外人得了去。記得以前因採藥曾上去過兩次，有一次在無意中發現上面有一個洞穴，直通到半峰腰下。當時因爲那洞幽深曲折，洞底又是一個極深水潭，無甚用處，沒有再去。反正此時回山也沒甚事，何不就便前往探個動靜？那兩人如果是峨眉敵派，樂得結納引爲己用。要是自己這一派的敵人，便看情形行事，憑自己能力，能除去他更好，不能也不去驚動他，回去約了人再來，也不爲晚。」想到這裏，因爲相隔不遠，恐防被人覺察。那峰位置，原在姑婆嶺西南，如要前去，本應南飛。故意把劍光折轉往東，一路將劍光降低，飛出約有三五里光景，恰好穿入前面密雲層裏，估量峰上的人已看不見自己，方向一改。即使剛纔露了形迹，也必以爲自己是個過路的人而忽略過去。

施龍姑便將劍光降低，折回來路，仗着密雲隱身，緊貼着山麓飛行，頃刻之間，到了峰底。無巧不巧，峰半腰上也起了一圈白雲，將峰腰束住，看不見頂。龍姑心中暗喜，急匆匆找着以前去過的那個洞穴，飛身入內。纔一入洞，便見劍光影裏，有一團大如車輪的黑影，迎面撲來。一個不留神，差點被那東西將粉臉抓破。還算龍姑機警，忙運劍光去斬時，那東西已疾如電逝，掠身而過，飛出洞外去了。龍姑暗想：「無怪人說深山大澤，多生龍蛇。連這一個多年蝙蝠也會成精，竟然不畏劍光，自己一時疏忽，差點還喫它傷了。回來得便，定要將這東西除去，以免年久害人。」當時微覺左耳有些疼痛，因

爲急於要知峰上人的底細，並未在意，仍舊覓路前進。叵耐以前來路大部不甚記憶，兀自覺得洞中黑暗異常，霉溼之氣蒸蒸欲嘔。一任自己運用玄功，劍光祇能照三尺以內，也不知飛繞了許多曲折甬徑，仍未到達上面。末後依稀辨出昔日行路，算計不會再有差錯。剛飛上去約有十來丈左右，明明看見前面是一個巖窗，正待運用劍光飛昇而上，忽地前額一陣劇痛，火花四濺，眼前一黑，許多石塊似雨點一般打來，同時自己的飛劍又似被甚麼絕大力量吸收了去。剛喊得一聲：「不好！」一陣頭暈神昏，支持不住，竟從上面直跌下來，「撲通」一聲，墜入下面深潭臭水裏面，水花四濺，水聲琤琮，與洞壁回聲相應，入耳清脆，身已沒頂，鬧得渾身通溼。恰好被水的激力冒出水面，看見自己的飛劍正從上面墜落。驚慌昏亂之中，不暇細思別的，忙運一口真氣，將劍光吸來與身相合，仍舊騰身而起。忙取出隨身法寶，一面用法術護身，四下裏留神觀察，祇覺出頭面上有幾處疼痛，餘外並無一絲一毫異狀，既無鬼怪，也無敵人在側，心中好生驚異。再仔仔細細飛向適纔墜落的頂上一看，原來是一塊凸出的大怪石，黑暗之中看不甚清，連人帶劍撞將上去。因飛時勢子太猛，正撞在自己頭上，將頭腦撞暈，墜落潭底。若換了尋常的人，怕不腦漿迸裂，死於非命。那丈許大小的怪石，也被劍光撞得粉碎。所以當時看見火星四濺，並非有甚埋伏。暗怪自己魯莽，受這種無妄之災，還鬧得渾身污泥臭水，好不喪氣。欲待就此回去，更衣再來。一則不好意思對衆人說起喫虧之事，二則恐峰上的人離此他去。想了想，這般狼狽情形，怎好見人？決計還是上去，祇探明瞭實情就走。略將身上溼衣擰了擰，順手往臉上一摸，劍光照處，竟是一手的鮮血，知道雖未受重傷，頭皮已撞破無疑。自出孃胎修道以來，幾曾喫過這般苦楚？不由怨忿氣惱，一齊襲來，越發遷怒峰上之人，好歹都要查出真相，以定敵友。

人入迷途，都是到死方休，甚少回頭是岸。龍姑雖是異教，學道多年，功行頗有根底，並非弱者。她沒有想想，一個飛行絕迹的劍仙，豈是一個大蝙蝠所敢近身？一塊山石，便能將自己撞得六神無主，頭破血流，身墜潭底，連飛劍都脫了手的？仍是一絲也不警悟，照樣前進。因爲適纔喫了大虧，不敢再爲大意，一路留神飛行。偏這次非常順利，洞中也不似先前黑暗得出奇，頃刻之間，已離絕頂祇有一兩丈光景。恐被對方覺察，收了劍光，攀援而上。到達穴口，探頭往外一望，果然離身不遠，有兩個人在一塊磐石上面對弈，旁邊放着一個大黑葫蘆，神態極是安詳。定睛一看，兩人都是側面對着自己。左邊那人，是個生平第一次見到的美少年。右邊那人，是個駝子，一張黑臉其大如盆，凹鼻掀天，大眼深陷，神光炯炯。一臉絡腮鬍鬚，長約三寸，齊蓬蓬似一圈短茅草，中間隱隱露出一張闊口。一頭黃髮，當中綰起一個道髻，亂髮披拂兩肩。祇一雙耳朵，倒是生得垂珠朝海，又大又圓，紅潤美觀。身着一件紅如火的道裝，光着尺半長一雙大白足，踏着一雙芒履。手白如玉，又長又大，手指上留着五六寸長的指甲，看去非常光滑

瑩潔。右手指拈着棋子，沉吟不下。左手卻拿着那葫蘆，往口裏灌酒。饒是個駝子坐在那裏，還比那少年高出兩個頭，要將腰板直起，怕沒有他兩人高。真是從未見過的怪相貌。再細看那美少年，卻生得長眉入鬢，目若朗星，鼻如垂玉，脣似列丹，齒如編貝，耳似凝珠，猿背蜂腰，英姿颯爽。再與那身容奇醜的駝子一比，越顯得一身都是仙風道骨，不由看得癡了。